

許。若非目覩，難以起信。在沿額濟納河旁烽墩林立，復聯以雙牆，自居延至天倉皆如此，疑史書所稱之居延塞城即指此。此一帶城址，右臨深河，間以沙磧，則所以防禦匈奴之馬蹄者，可謂至矣。據漢書武帝紀，太初三年，遣路博德築居延澤上，則此一帶堡壘及烽墩必建築於此時，正值李廣利第二次伐大宛之歲也。故史記大宛傳稱：『北置居延、休屠以衛酒泉。』蓋以此也。民國十九年，同團柏格孟君在額濟納河古堡中，發見漢木簡甚多，有太初、征和等年號。則路博德築城之歲，與李廣利伐大宛同時。則此一帶塞城建築，爲護衛李廣利之伐大宛，益可信矣。又斯坦因於一九〇七年赴西北考察，在敦煌以東以西，發見古塞城遺址。據斯坦因地圖，由東而西，與余所見之毛目北之塞城相接。西經金塔至玉門，沿疏勒河河牀，至安西及敦煌之北，西至哈拉淖爾之小鹽湖即巴什托乎拉克而止。(五)其建築形式，如斯坦因報告所述，與毛目北之居延塞城，大致相同。斯坦因在此一帶，掘拾漢簡千餘隻，已由沙畹考釋影印；復經中國王國維、羅振玉二氏重加考釋，影印出版。其烽燧之次第，關城之方位，皆有精密之研究，無容吾人置喙。唯斯坦因氏所發現之木簡，時代最古者，首推天漢三年之木簡，距李廣利伐大宛之歲，不過數年耳。則敦煌塞之建築亦在李廣利伐大宛之時或稍後，由此亦可以確定。且據斯坦因報告：在塞城之旁，有一古道，人行足跡，交錯如新。又在托呼拉克布拉克其古道上之車迹，印泥甚深。(六)凡此種種，均與余在額濟納河旁所見相同，由此可證邊城與古道相互之關係。而史記大宛傳中所稱：『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』，益信而有徵矣。至托乎拉克布拉克以西，始不見烽墩之迹；直至羅布淖爾北岸孔雀河末流，又見烽墩，如余所發見者。然據其文獻，似建築於宣帝設都護之後，無與於武帝時事。故史記漢書所記，自伐宛之役後，「起亭至鹽澤」，爲追述武帝以後事也。

以上所述，皆就漢初軍事行動，略爲敘述。及武帝崩，昭帝秉承祖志，因樓蘭王不恭於漢，遷其國都於伊循城。樓蘭故地，漢人用爲軍事及運輸之根據地。西域門戶，遂全握於漢人之手。及宣帝遣衛司馬鄭吉使護鄯善以西數國，復破姑師，降日逐，匈奴遠遁，西域南北兩道諸國，全屬於漢，此神爵二年事也。自此後，中國之於西